



家庭图书馆

JIATINGTUSHUGUAN

经典
名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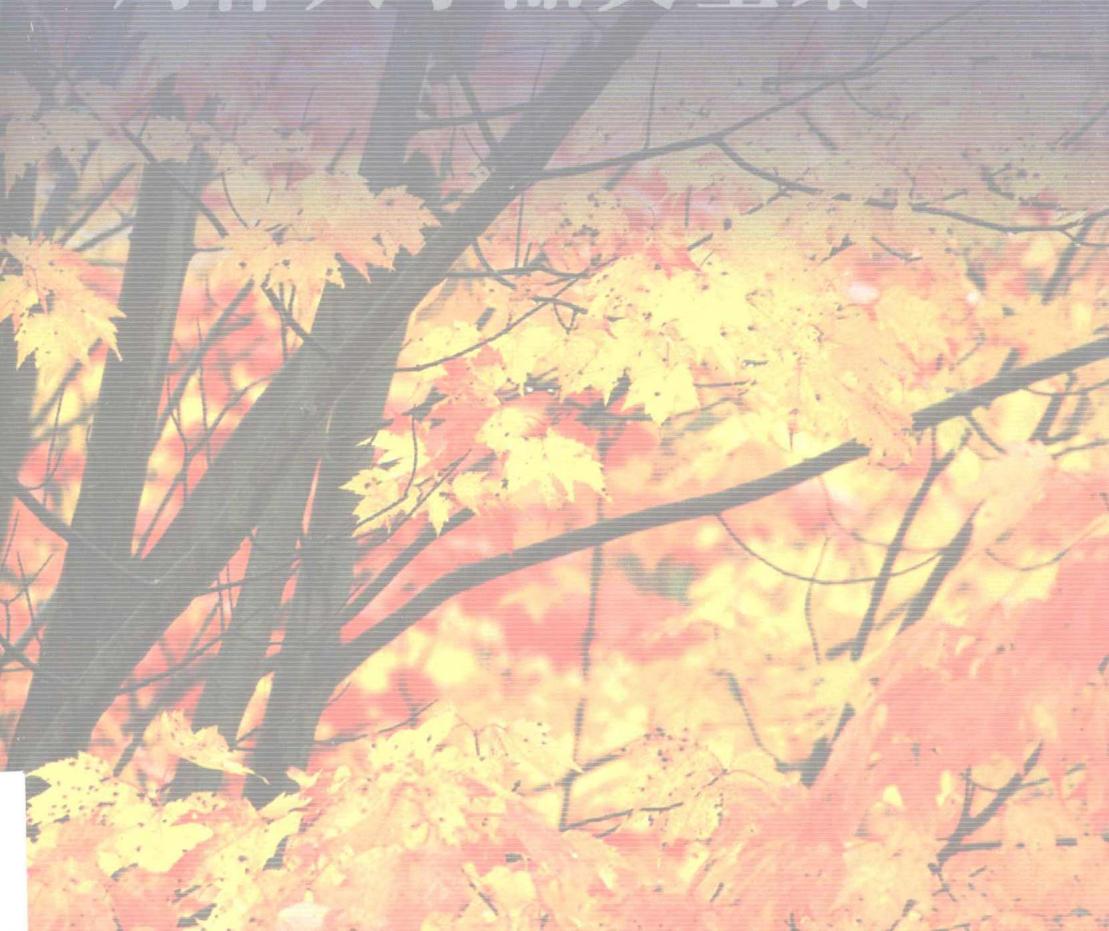
JingDianMingZhu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名家 MINGZUOJIA 大视角 DASHIJIAO 好作品 HAOZUOPIN

二十世纪的历史长镜头 百年社会变革的窗口

周作人小品文全集



出版说明

《绝妙小品文库》出版说明

一、《绝妙小品文库》是时代文艺出版社陆续推出的纯文学书系。

二、《绝妙小品文库》是“小品文”，指的是打破格套，漫抒胸臆，篇幅较短的文章，是宽泛意义的小品文。某些文学理论对小品文的主题、题材、手法，乃至产生的时代作了限制，弃多样而取单一，虽各有其理，但界定的都是狭义的小品文，与本文库无涉。

三、《绝妙小品文库》的“绝妙”，指的是文章的品格，主要又是指艺术品格，虽然很难不牵涉思想品格。我们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尊重著作权，尽可能保存原作的本来面貌。书中某些观点，在历史上是有价值的，但不一定符合马克思主义，祈望读者以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审慎处之。

四、《绝妙小品文库》的出版宗旨，是为了满足读者精益求精、美中见美的要求，让读者花较少的时间，读最好的作品，一斑见豹，一以当十。长短得失，读者自知，恳请批评指导。

编 者

目 录 (下册)

续三十年代

赋得猫——猫与巫术	(1)
明朝之亡	(10)
谈食人	(15)
文字的技巧	(19)
《秉烛谈》序	(22)
读《晚明小品选注》	(24)
谈过瘾	(27)
谈文字狱	(34)
自己所能做的	(41)
关于纸	(46)
谈卓文君	(49)
谈娱乐	(52)
谈宴会	(56)
黑眼镜	(61)
豫才所抄《游仙窟》跋	(64)
关于自己	(65)
题古槐书屋制笺	(71)
题弘一法师书《华严经》偈	(72)
题王显诏山水画册	(73)
读《东山谈苑》	(74)
读《经律异相》	(75)

题《藤阴杂记》	(76)
读《泊宅编》	(77)
记海瑞印文	(78)
谈关公	(79)
药草堂记	(83)
记盐豆	(84)
卖糖	(85)
谈劝酒	(88)
谈搔痒	(93)
女人骂街	(97)
印书纸	(101)
张皇亲胡同	(102)
诗话	(103)
戊戌奏稿	(104)
《寒灯小话》	(105)
玄同纪念	(106)
古诗里的女人	(111)
孟心史	(112)
黄晦闻	(113)
宝竹坡	(114)

四十年代

禹迹寺	(115)
谈食蟹	(119)
女人三护	(122)
《书房一角》原序	(123)
释子与儒生	(126)
记蔡子民先生的事	(129)

汉文学的传统	(133)
买洋书	(139)
《药堂语录》序	(142)
辩解	(144)
宣传	(147)
中秋的月亮	(150)
角先生	(152)
带皮羊肉	(153)
读书的经验	(154)
上坟船	(157)
中国的国民思想	(161)
《药味集》序	(174)
中国的思想问题	(176)
《桑下丛谈》小引	(183)
怀废名	(184)
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	(190)
汉文学的前途	(196)
苦口甘口	(203)
《药堂杂文》序	(207)
《风雨后谈》序	(209)
梦想之一	(211)
《青灯小抄》小引	(216)
甲申怀古	(218)
文艺复兴之梦	(223)
苏州的回忆	(228)
蚯蚓	(233)
灯下读书论	(239)

雨的感想	(244)
萤火	(248)
记杜逢辰君的事	(254)
《茶之书》序	(259)
医师礼赞	(261)
《沙滩小集》序	(265)
关于宽容	(267)
关于测字	(271)
杂文的路	(276)
国语文的三类	(281)
文学史的教训	(285)
立春以前	(291)
报纸的盛衰	(296)
风的话	(300)
谈文章	(304)
关于东郭	(307)
东昌坊故事	(311)
实庵的尺牍	(315)
过去的工作	(320)
关于遗令	(324)
两个鬼的文章	(329)
石板路	(334)
《往昔三十首》后记	(338)
《老虎桥杂诗》题记	(339)
五十年前之杭州府狱	(343)
漫谈《四库全书》	(348)
小人书	(350)

关于绍兴师爷	(352)
写文章之难	(354)
苍蝇之微	(356)
旧军阀的故事	(358)

五十年代

谈天	(359)
绍兴酒的将来	(361)
吃酒	(362)
吃烧鹅	(364)
国粹	(366)
垃圾书	(368)
拜年看游记	(370)
美妇人	(372)
朱逖先	(374)
关于《伊索寓言》	(376)
街坊上的悲喜剧	(381)
吃青椒	(384)
夜读的境界	(386)
改地名	(388)
冯汉叔	(389)
器字车	(390)
三顿饭	(392)
饼斋的名号	(393)
爱窝窝	(395)
打狗之道	(397)
人与虫	(398)
书家的故事	(400)

乾隆的恶诗	(401)
冷开水	(403)
关于沈尹默	(404)
吃蟹	(406)
妾的故事	(408)
夜航船里	(410)
在过塘行	(411)
鱼腊	(413)
鸭先知	(414)
学做点心	(415)
西藏的情歌	(416)
蝎子	(417)
钱念劬	(419)
一幅画	(420)
纪念戴望舒君	(422)
温独公揣鱼	(423)
我的手艺	(424)
刘天华的南胡	(426)
鲞冻肉	(427)
南北的点心	(429)
绍兴的糕干	(434)
绍兴山水补笔	(437)
泥孩儿	(442)
谈毒草	(444)
鬼与清规戒律	(446)
不倒翁	(448)
羊肝饼	(450)

《语丝》的回忆	(452)
茶汤.....	(455)
扬子鳄.....	(457)
澡豆与香皂.....	(459)
蛇.....	(461)
《唐诗三百首》	(463)
兰亭旧址.....	(465)
拂子和麈尾.....	(467)

六十年代

《知堂回想录》缘起	(469)
华侨与绍兴人.....	(471)
关于《守常全集》的一点旧闻.....	(477)
《知堂回想录》后记	(478)
关于鉴真和尚.....	(481)
水乡怀旧.....	(488)
郁达夫的书简.....	(491)
许地山的旧话.....	(495)
一角兽之有无.....	(498)
杜少陵与儿女.....	(500)
几封信的回忆.....	(503)
杨贵妃的子孙.....	(507)
《古文观止》	(509)
吃茶.....	(511)
关于所谓五十自寿诗.....	(513)
八十自寿诗说明.....	(518)
八十心情.....	(520)
鬼念佛.....	(523)

今年的天气.....	(526)
鸟声二.....	(528)
闲话毛笋.....	(530)
帮会的片鳞.....	(533)
愉快的工作.....	(536)
现今的龙.....	(539)
一九六五年四月八日的日记.....	(542)
遗嘱.....	(543)

附 录

我的杂学.....	(544)
-----------	-------

赋得猫——猫与巫术

我很早就想写一篇讲猫的文章。在我的书信里，《与俞平伯君书》中有好几处说起，如廿一年十一月十三日云：

“昨下午北院叶公过访，谈及索稿，词连足下，未知有劳山的文章可以给予者欵。不佞只送去一末穷袴而已，虽然也想多送一点，无奈材料缺乏，别无可做，久想写一小文以猫为主题，亦终于未着笔也。”叶公即公超，其时正在编辑《新月》。十二月一日又云：

“病中又还了一件文债，即新印《越谚》跋文，此后拟专事翻译，虽胸中尚有一猫，盖非至一九三三年未必下笔矣。”但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又云：

“近来亦颇有志于写小文，仍有暇而无闲，终未能就，即一年前所说的猫亦尚任其屋上乱叫，不克捉到纸上来也。”如今已是一九三七，这四五年中信里虽然不曾再说，心里却还是记着，但是终于没有写成。这其实倒也罢了，到现在又来写，却为什么缘故呢？

当初我想写猫的时候，曾经用过一番工夫。先调查猫的典故，并觅得黄汉的《猫苑》二卷，仔细检读，次又读外国小品文，如林特 (R. Lynd)，密伦 (A. A. Milne)，却贝克 (K. Capek) 等，公超又以路加思 (E. V. Lucas) 文集一册见赠，使我得见所著谈动物诸文，尤为可感。可是愈读愈糊涂，简直不知道怎样写好，因为

看过人家的好文章，珠玉在地，不必再去摆上一块砖头，此其一。材料太多，贪吃便嚼不烂，过于踌躇，不敢下笔，此其二。大约那时的意思是想写《草木虫鱼》一类的文章，所以还要有点内容，讲点形式，却是不容易写，近来觉得这也可以不必如此，随便说说话就得了，于是又拿起那个旧题目来，想写几句话交卷。这是先有题目而作文章的，故曰赋得，不过我写文章是以不切题为宗旨的，假如有人想拿去当作赋得体的范本，那是上当非浅，所以请大家不要十分认真才好。

现在我的写法是让我自己来说，不再多管人家的鸟事。以前所查过的典故看过的文章幸而都已忘却了，《猫苑》也不翻阅，想到什么可写的就拿来用。这里我第一记得清楚的是一件老嫗与猫的故事，出在霁园主人著的《夜谈随录》里。此书还是前世纪末读过，早已散失，乃从友人处借得一部检之，在第六卷中，是《夜星子》二则中之一。其文云：

京师某宦家，其祖留一妾，年九十余，甚老耆，居后房，上下呼为老嫗。日坐炕头，不言不笑，不能动履，形似饥鹰而健饭，无疾病。尝畜一猫，与相守不离，寝食共之。宦一幼子尚在襁褓，夜夜啼号，至睡方辍，匝月不愈，患之。俗传小儿夜啼谓之夜星子，即有能捉之者。于是延捉者至家，礼待甚厚，捉者一半老妇人耳。是夕就小儿旁设桑弧桃夭，长大不过五寸，夭上系素丝数丈，理其端于无名之指而拈之。至夜半月色上窗，儿啼渐作，顷之隐隐见窗纸有影倏进倏却，仿佛一妇人，长六七寸，操戈骑马而行。捉者摆手低语曰，夜星子来矣来矣！亟弯弓射之，中肩，唧唧有声，弃戈返驰，捉者起急引丝率众逐之。拾其戈观之，一搓线小竹签也。迹至后房，其丝竟入门隙，群呼老嫗，不应，因共排闼燃烛入室，遍觅无所见。搜索久之，忽一小婢惊指曰，老嫗中箭矣！众

视之，果见小夭钉老姨肩上，呻吟不已，而所畜猫犹在跨下也，咸大错愕，亟为拔矢，血流不止。捉者命扑杀其猫，小儿因不复夜啼，老姨亦由此得病，数日亦死。

后有兰岩评语云：“怪出于老姨，诚不知其何为，想系猫之所为，老姨龙钟为其所使耳。卒乃中箭而亡，不亦冤乎。”同卷中又有《猫怪》三则，今悉不取，此处评者说是猫之所为亦非，盖这篇夜星子的价值重在是一件巫蛊案，猫并不是主，乃是使也。我很想知道西汉的巫蛊详情，可是没有工夫去查考，所以现在所说的大抵是以西欧为标准，巫蛊当作 *witch—craft* 的译语，所谓使即是 *familiars* 也。英国蔼堪斯泰因女士 Lina Eckenstein 曾著《儿歌之研究》，二十年前所爱读，其遗稿《文字的咒力》（*A Spell of Words*, 1932.）中第一篇云《猫及其同帮》，于我颇有用处。第一章《猫或狗》中云：

“在北欧古代猫也算是神圣不可犯的，又用作牺牲。木桶里的猫那种残酷的游戏在不列颠一直举行，直至近代。这最好是用一只猫，在得不到的时候，那就用烟煤，加入桶中。”

“在法兰西比利时直至近代，都曾举行公开的用猫的仪式。圣约翰祭即中夏夜，在巴黎及各处均将活猫关在笼里，抛到火堆里去。在默兹地方，这个习俗至一七六五年方才废除。比利时的伊不勒思及其他城市，在圣灰日即四旬斋的第一日举行所谓猫祭，将活猫从礼拜堂塔顶掷下，意在表示异端外道就此都废弃了。猫是与古代女神茀赖耶有系属的，据说女神尝跟着军队，坐了用许多猫拉着的车子。书上说现在伊不勒思尚留有遗址，原是献给一个女神的庙宇。”第二章《猫与巫》中又云：

猫在欧洲当作家畜，其事当在母权社会的时代。猫是巫是部属，其关系极密切，所以巫能化猫，而猫有时亦能幻作巫形。兔子也有同样的情形，这曾被叫作草猫的。德国有俗

谚云，猫活到二十岁便变成巫，巫活到一百岁时又变成一只猫。

一五八四年出版的巴耳温的《留心猫儿》中有这样的话，巫是被许可九次把她自己化为猫身。《罗米欧与朱丽叶》中谛巴耳特说，你要我什么呢？麦丘细阿答说，美猫王，我只要你九条性命之一而已。据英法人说，女人同猫一样也有九条性命，但在格伦绥则云那老太太有七条性命正如一只黑猫。

又有俗谚云，猫有九条性命，而女人有九只猫的性命。（案此即八十一条性命矣）。

巫可以变化为猫或兔，十七世纪的知识阶级还都相信这是可能的事。

烧猫的习俗，茀来则博士（J. G. Frazer）自然知道得最多，可惜我只有一册节本的（金枝）（The Golden Bough），只可简单的抄几句。在六十四章《火里烧人》中云：

“在法国阿耳登恩省，四旬斋的第一星期日，猫被扔到火堆里去，有时候残酷稍为醇化了，便将猫用长竿挂在火上，活活的烤死。他们说，猫是魔鬼的代表，无论怎么受苦都不冤枉。”他又解释烧诸动物的理由云：

“我们可以推想。这些动物大约都被算作受了魔法的咒力的，或者实在就是男女巫，他们把自己变成兽形，想去进行他们的鬼计，损害人类的福利。这个推测可以证实，只看在近代火堆里常被烧死的牺牲是猫，而据说这猫正是巫所最喜变的东西，或者除了兔以外。”

这样大抵可以说明老姨与猫的关系。总之老姨是巫无疑了，猫是她的不可分的系属物。理论应该是老姨她自己变了猫去作怪，被一箭射中猫肩，后来却发现这箭是在她的身上。如散茂斯（M. Summers）在所著《僵尸》（The Vampire, 1928）第三章《僵尸

的特性及其习惯》中云：

“这是在各国妖巫审问案件中常见的事，有巫变形为猫或兔或别的动物，在兽形时遇着危险或是受了损伤，则回复原形之后在他的人身上也有着同样的伤或别的损害。”这位散茂斯先生著作颇多，此外我还有他的名著《变狼人》，《巫术的历史》与《巫术的地理》，就只可惜他是相信世上有巫术的，这又是非圣无法故该死的，因此我有点不大敢请教，虽然这些题目都颇珍奇，也是我所想知道的事。吉忒勒其教授（G. L. Kittredge）的《旧新英伦之巫术》（The Witch—craft in Old and New England, 1929）第十章《变形》中亦云：

“关于猫巫在兽形时受害，在其原形受有同样的伤，有无数的近代的例证。”在小注中列举书名出处甚多。吉忒勒其曾编订英国古民谣为我所记忆，今此书亦是我爱读的，其小序中有一节云：

“有见于近时所出讲巫术的诸书，似应慎重一点在此声明，我并不相信黑术（案即害他的巫术），或有魔鬼干预活人的日常生活。”由是可知他的态度是与《僵尸》的著者相反的，我很有同感，可是文献上的考据还是一样，盖档案与大众信心固是如此，所谓泰山可移而此案难翻者也。

话又说了回来，老姨却并不曾变猫，所以不是属于这一部类的。这头猫在老姨只是一种使，或者可称为鬼使（familiar spirit）。茂来女士（M. A. Murray）于一九二一年著《西欧的巫教》（The Witch—cult in Western Europe），辨明所谓巫术实是古代的原始宗教之余留，也是我所尊重的一部书，其第八章论《使与变形》是最有价值的论断。据她在这里说：

“苏格兰法律家福布斯说过，魔鬼对于他们给与些小鬼，以通信息，或供使令，都称作古怪名字，叫着时它们就答应。这些小鬼放在瓦罐或是别的器具里。”大抵使有两种，一云占卜使，即以

通信息，犹中国的樟柳神，一云畜养使，即以供使令，犹如蛊也。书中又云：

畜养使平常总是一种小动物，特别用面包牛乳和人血喂养，又如福布斯所云，放在木匣或瓦罐里，底垫羊毛。这可以用了去对于别人的身体或财产使行法术，却决不用以占卜。吉法特在十六世纪时记述普通一般的所信云：巫有她们的鬼使，有的只一个，有的更多，自二以至四五，形状各不相同，或像猫，黄鼠狼，癞虾蟆，或小老鼠，这些她们都用牛乳或小鸡喂养，或者有时候让它们吸一点血喝。

在早先的审问案件里巫女招承自刺手或脸，将流出来的血滴给鬼使吃。但是在后来的案件里这便转变成鬼使自己喝巫女的血，所以在英国巫女算作特色的那冗乳（案即赘疣似的多余的乳头），普通都相信就是这样舐吮而成的。

吉芯勒其教授云：“一五五六年在千斯福特举行的伊里查白时代巫女大审问的第一案里，猫就是鬼使。这是一头白地有斑的猫，名叫撒但，喝血吃。”恰好在茂来女士书里有较详的记载，我们能知道这猫本来是法兰色斯从祖母得来的，后来自己养了十五六年，又送给一位老太太华德好司，再养了九年，这才破案。因为本来是小鬼之流，所以又会转变，如那头猫后来就化为一只癞虾蟆了。法庭记录（见茂来书中）说：

“据该姬华德好司供，伊将该猫化为蟾蜍，系因当初伊用瓦罐中垫羊毛养放该猫，历时甚久，嗣因贫穷不能得羊毛，伊遂用圣父圣子圣灵之名祷告愿其化为蟾蜍，于是该猫化为蟾蜍，养放罐中，不用羊毛。”这是一个理想的好例，所以大家都首先援引，此外鬼使作猫形的还不少，茂来女士书中云：

“一六二一年在福斯东地方扰害费厄法克思家的巫女中，有五人都有畜养使的。惠忒的是一个怪相的东西，有许多只脚，黑色，

粗毛，像猫一样大。惠芯的女儿有一鬼使，是一只猫，白地黑斑，名叫印及思。狄勃耳有一大黑猫，名及勃，已经跟了她有四十年以上了。她的女儿所有鬼使是鸟形的，黄色，大如鸦，名曰啁唿。狄更生的鬼使形如白猫，名菲利，已养了有二十年。”由此可知猫的地位在那里是多么高的了。吉忒勒其教授书中（仍是第十章）又云：

“驯养的乡村的猫，在现今流行的迷信里，还保存着好些他的魔性。猫会得吸睡着的小孩的气，这个意见在旧的和新的英伦（案即英美两国）还是很普遍。又有一种很普遍的思想，说不可令猫近死尸，否则会把尸首毁伤。这在我们本国（案即美国）变成了一种高明的说法，云：勿使猫近死人，怕他会捕去死者的灵魂。我们记得，灵魂常从睡着的人的嘴里爬出来，变成小老鼠的模样！”讲到这里我们可以知道老姨的猫是属于这一类的畜养使，无论是鬼王派遣来，或是养久成了精，总之都是供老姨的使令用的，所以跨了当马骑正是当然的事。到了后来不利兮骓不逝，主人无端中了流矢，猫也就殉了义，老姨一案遂与普通巫女一样的结局了。

我听人家所讲猫的故事里，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即是猫替猴子伸手到火炉里抓煨栗子吃，觉得十分好玩，想拿来做文章的主题，可是末了终于决定借用这老姨的猫。为什么呢？这件故事很有意思，因为这与中国的巫蛊和欧洲的巫术都有关系，虽然原只是一篇志异的小说。以汉朝为中心的巫蛊事情我很想知道，如上边所已说过，只是尚无这个机缘，所以我在几本书上得来的一点知识单是关于巫术的。那些巫、马披、沙满，药师等的哲学与科学，在我都颇有兴趣而且稍能理解，其荒唐处固自言之成理，亦复别有成就，克拉克教授在《西欧的巫教》附录中论一女所用飞行药膏的成分，便是很有趣的一例。其结论云：“我不能说是否其